

读城

倾听大苇洼

田万里

我来到沧州大苇洼深处的时候，已是午时。铺天盖地的蛙鸣就像芦苇荡一样，密密麻麻，已将我彻底淹没。似乎天上下地都是蛙鸣，这让我不知所措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脱了。蛙鸣是那么热情，甚至连我的心跳都已融入其中。

芦苇花盛开的这个季节，万紫千红，百花争艳。就连芦苇荡的蛙鸣亦是。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粉的、紫的花朵就像蛙鸣，高一声，低一声，长一声，短一声。

草叶上的露珠也像蛙鸣一样，一不小心就会滚落下来。阳光下，花瓣上的蛙鸣闪烁在馨香里，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浓郁的花香袭来，似乎已浸透了蛙鸣。亭亭玉立的芦苇，仿佛想起了某些往事。大大的荷叶亮开了嗓子，鲜艳的荷花，就像它吼出的彩色的蛙鸣。微微泛绿的水面上或波光里，那一声声蛙鸣在嬉戏，在耍闹，在荡漾。有时还会掀起阵阵波浪，满天弥漫着。

在这里，就连我亦是那蛙鸣。我口里仿佛衔着花朵走门串户，这时，一尾鱼儿游过来，见我挺陌生的，就问我是从哪里来的？一朵深红的荷花见鱼儿有些好奇，就说人家当然是从

远方来的。鱼儿摇摆着尾巴，引领我游向大苇洼的深处。

在芦苇荡，这里到处都是片繁华的景象。青蛙们忙来忙去，大部分都在为秋后的收割做着准备。鱼儿游来游去，已经深入大苇洼的意境，就像人类的呼吸器官一样，它们在尽情地吮吸着。

芦苇的花絮，恰似有形状的，时而飞向湛蓝、湛蓝的天空，时而飘在云朵上。时而荡漾在目光里，时而翱翔在情感里。时而宛如鱼儿，来回穿梭在芦苇荡。特别是在早上，花絮一见到露珠就静默不语了，特别是露珠那出彩的晶莹的造型。是啊，花絮早已有了暗恋之心，这样的折磨常常让它难以入睡。

在这里，似乎我就像一只蝴蝶飞来飞去，时而飘落在芦苇叶上，时而奔跑在花蕊之间，仿佛我在偷偷地品尝什么。时而又伫立在芦苇上，向远方眺望。时而趁人不注意，急忙往兜里塞了几把蛙鸣。想离开以后，可以好好感受一下，以解思念之渴。

就像一块儿手帕上裹住的刺绣，这里的蛙鸣是十分诱人的。多少年以后的今天，蛙鸣的确就像思念，常常在梦中把我惊醒。蛙鸣之手一丝丝把

我剥离开来，周身上下，差不多都是倾向它的感官和时间，就连那美好的光景亦是如此。

芦苇荡的花絮纷纷飘飞着、飘飞着，在水下感觉我已支离破碎，芦苇荡的根系缠绕着我，只有这般意境，思念才会那么鲜亮。于是，手臂就像芦苇秆一样探出了水面，十指张开就像鲜花那么诱人。一只鸟儿栖息在指尖上，它把衔来的蛙鸣藏在我的思念里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。我本来就是远方来客，我回想起和鸟儿见面时的情景，心情依然景色宜人。

鸟儿在这里的营养是充足的，我在这里的感觉是有温度的。来回穿梭在芦苇荡之间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。我沿着一片芦苇叶倾听大苇蛙，那些看得见的蛙鸣，似乎在亲切地呼唤着我。此时，蛙鸣就像花香一样四处飘飞，有的来到田间地头，或附近村庄在张望什么。有的躺在芦苇叶上，已经沉沉地进入梦乡。有的爬在芦苇秆上，在眺望远方的时候，目光里浸透了泪水。有的打扮得十分俏丽，或抹上浓浓的口红，今天晚上的约会，让它心跳不止，羞涩已经染透脸颊。有的穿得时尚，急切地盼着美丽的小情人姗姗到来。有的成群结队去看电影，或去舞场，或小聚一下。

这里的芦苇荡是属于蛙鸣的，这是它们非常广阔的一个家。它们在这里生儿育女，繁衍生息。小路上、草丛里、河岸边或思念里，到处都是蛙鸣。比如鲜花绽放时听到的，目光触摸到的，耳朵感觉到的，鼻子或嘴唇呼吸到的或新发现的。

月光下的芦苇荡，在我的梦里更加曼妙无比了，那些芦苇花在望不到边际的蛙鸣里，就像我展开的翅膀在飞翔。

风是温馨的，相思之情是浓浓的。在这样的梦境里，蛙鸣确实感受到了异常的温暖。它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苇蛙的生态环境这么好。芦苇荡摇曳在风中，抑或陶醉在蛙鸣里的神态是大美的感觉。没有什么人来打扰它们，哪怕是一棵芦苇或一棵小草。偶尔传来的鸟声似乎很远、很远，又似乎很近、很近，就连附近的狗吠声都已经从梦境里消失了。

为了维护这样的梦境，村民们已经很自觉地克服了他们的一个生活陋习。那就是对鱼类的贪欲，话又说回来，这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象征。

思念驾驭着我，似乎在寻找曾经在这里丢失的那无数个我。在月光下，非常认真地找寻自己。时而潜入水底，时而又跃上芦苇叶。时而把月光干脆从水里捞上来，一片一片仔细辨认着。时而深入池塘深处，手捧清澈的蛙鸣，眼里滴满泪水。时而询问星星，我在这里时，它们来过没有，或是去什么地方了？

蛙鸣笑而不语，当我无意中走近芦苇荡的时候，我突然就认出了它们。如今它们都已经长成风姿绰约的芦苇了，仔细辨认一下，跟丢失它们的时候，没有多大的变化。

这些在梦境里长大的芦苇，有的脸颊像我，有的眼睛像我。有的鼻子像我，有的嘴唇像我。有的身材像

我，有的性格像我。甚至，有的呼吸跟我一模一样。其中一些丢失的，在我寻不到的时候，另外一些就会凸显出来。就好像折断的树枝上，依然绽开着两三朵鲜花。花朵上的思念有时是红的，有时是白的，有时是黄的，有时是粉红的。反正，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，至于具体是什么颜色，这还要看思念的长短或浓淡了。

现在的我，就像枝头上残留的花，在未见到芦苇荡的时候，花瓣上沾满的思念一直牵拉着。在我来到芦苇荡以后，蔫蔫的感觉渐渐地坚挺起来，看样子就像又见到了亲人。

我跻身于芦苇荡之间，因此，那无数个我，就是这片芦苇荡了。在它们眺望我的时候，说明我已经开始在它们身上奔腾不止了，激荡起很多、很多。就像这片芦苇荡，有的在跟我打着招呼，有的在跟我挥手。有的想拥抱我，有的扯住衣襟，久久地不肯松开。看来这些思念是要在这里成家立业了，因为它们已经熟悉这样的梦境，适应了蛙鸣铺天盖地的呓语或沉默。

思念的根系早已扎根于此，或盘根错节，或根深蒂固。于是，我想到了许多年以后的那无数个我，它们在这里的生态故事，或许一部分已长成了芦苇荡，或许一部分又踏上了远方的征程。

一部分像我的，完全出自于我的想象。另一部分在这里生长的，或许是出彩的思念，或许是刻骨的回忆，或许是我的故事，精彩继续……

温故

照螃蟹

王芳

我的家乡毗邻渤海湾，村子南边有一条河叫漳卫新河，一直流向渤海。漳卫新河源于山东德州，沿鲁、冀边界，途经山东、河北两省，最后在山东的无棣县经大口河入海。因为这条河连着大海，所以，每逢海水涨潮，河水就倒涨。倒涨的河水带来了大量的海产品，比如大螃蟹、皮皮虾、梭子鱼、青皮鱼、对虾等。还有一种小螃蟹巨多，它属于两栖动物，既可以在海里，又可以在河滩生活。它不是人们常见的那种大个头的螃蟹，而是一种小螃蟹。这种螃蟹体形较小，身子接近正方形，最大的身子也就四厘米见方，有银元那么大。小的则如五分、二分、一分硬币那么大，属于迷你型的螃蟹。

正是渤海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螃蟹资源，渐渐地，在我们这里慢慢形成了照螃蟹的习俗。清明前后，是照螃蟹的最佳时节。照螃蟹要提前把探照灯或者手电筒准备好，再准备一个水桶。每到夜幕降临，人们就三三两两来到河滩照螃蟹。在夜色阑珊中，灯光交错，人影晃动，河滩上到处都是照螃蟹的人，到处都是闪烁的光。那场景，虽然不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，但也颇为壮观，让人惊叹。

所谓狡兔三窟，螃蟹虽然没有狡兔那样有三个洞，但是也有两个，一个是直洞，一个是斜洞，这两个洞是相通的，直洞用来通行，而斜洞则是为了隐身的。这小东西极为机灵，一听到异样的动静，即使几条腿已经伸出了直洞外，正欲从斜洞爬出的时候，也会立刻停止动作，待在原处静观其变。这时候你只需拿光对准洞口，就会看到它的几只弯曲的足，看准它斜洞的入口，使劲用脚后跟一踹，就切断了它的后路。然后顺着洞口的方向，用手扒开洞口上面的一层土块，只伸进几个手指，就可以把它掏出来。当然也有懒螃蟹，只建一个洞。这就给白天捉螃蟹的少年提供了方便，只要把小手合拢着，伸进洞口，慢慢把胳膊伸进去，借着洞中泥土的润滑再慢慢深入，触到螃蟹的身体，手指紧贴洞壁，稍一用力就会把它牢牢握在手心里。

螃蟹最简单的吃法是冷水活煮，这样不易掉腿儿。冷水活煮就是把螃蟹放进冷水里，放上盐、花椒大料、葱段，等到煮开锅就赶紧捞出来，那可真是鲜味扑鼻。也可以把煮熟的螃蟹去腿儿去盖儿，只要中间部分，在油里呛几段小干辣椒再爆炒一下，鲜里带着香辣，着实是一道美味。还有一种吃法，用醇香的虾酱油把它腌制在盆子里，等咸汁入内，就可以下饭了，一咬真是嘎嘣脆。不过不是谁都能享用这种吃法，毕竟生的是，有点儿腥。

任何事物都遵循自然规律，照螃蟹也不例外，只能坚持一个月左右。等到清明一过，母蟹喷籽，公的也会变瘦，随后它们也就吃了新长的黄菜芽，身体里就有了一股异样的黄菜味儿，不再好吃了。如果说早些年人们是为了吃而照螃蟹，那么现在则不同了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螃蟹上了城里饭店的酒桌，成了一道相对昂贵的美食。人们由此看到了商机，有人就以照螃蟹为赚钱的方式。我们那里市面有私人收购这些小螃蟹，6元钱一斤，据说卖到饭店会翻上两三倍，差不多在20元左右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人们照螃蟹越来越疯狂，河滩里的螃蟹遭受着极大的生存挑战，有的人能照大半夜，收获可达几十公斤之多。

有的人也从河滩上看到了商机，用挖掘机挖成养虾池、养鱼池。滩面减少了，螃蟹没有了家，这也使螃蟹日益减少。

直到现在，一到清明前后，人们就会成群结队去照螃蟹。想起童年的那份乐趣，我也禁不住诱惑，拎起水桶走进了那片久违的河滩。风还是那么暖，人偶尔也会像过去那么多，可我再也找不到童年时的那种感觉了。

在场

捡漏儿失手

邱元林

沧州火车站南的古玩大集，周日上午都会迎来众多古玩爱好者。有专业商贩，有串乡收老物件的兼职“小喇叭斋”，有网络主播，但最多的是沧州市里的爱好者们。

集不大，最多时大几十个地摊儿，但历史悠久。几乎与北京琉璃厂和潘家园同时萌芽，最大的特点就是频繁迁址。最早在后街，后迁到小南门一带、公园南门、东安大厦、国营汽车站、沧州古玩城，直到现在的火车站。

沧州爱好古玩的人很多，许多是全国业内佼佼者与专业名人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始终没有像德州与大城那样，把这个行业做成产业。

我安家在市里多年，只要有空，总要到古玩大集上逛一圈儿。一是情刷存在，二是为那割舍不掉的情怀。最关键还是在集上时常能买到行里所说的“捡漏儿”，当然也有舍不得花钱“丢漏儿”的时候。上周日在集上就出现了“漏儿”，而且是个“大漏儿”。

逛古玩大集淘宝的高手们都会看风水，进了古玩大集不是低下头像扫雷那样遍地找，而是看人、看人气。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样的人气？跑一线的和赶五集的、开店出来摆摊儿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穿着打扮和用的工具箱都能区分出来，只要你细心看就能区别开。跑一线的，一般是农民居多，衣着朴素气质淳朴，忙时种地，闲时提个小喇叭跑一线，买卖古玩养家糊口；也有部分是工薪人士，穿着干净，气质谈吐职场化，业余时间买卖古玩，总体说他们都算兼职古玩人，所用装物品的箱子和包装材料大都就地取材简单实用，常常被叫作“小喇叭斋”。

开店的和赶五集的商贩比较职业化，以此为生，穿着打扮和用的工具都便于长途旅行和市场存放，大家常把职业商贩尤其是“倒儿”叫“拉杆儿箱”。一前一后的最主要区别是，前者基本是成本低售价便宜，大多脏不拉几包装厚重户家里淘换来的老货，很多好货藏在里面；后者基本是有一定鉴赏能力的人，以此为生从中取利。货品的真假概率都不如前者，藏不藏“漏儿”，动没动手，就全凭买家的眼力知识了。所以老手、高手都喜欢先看人再看货，既省时又省力。看人气比较好理解，一进市场首先看哪个摊儿前围观的人多，哪个摊儿前有人驻足不走，和我们中国人找餐馆吃饭一个道理。

这个“漏儿”是一线的“小喇叭斋”从农村串乡收上来的一堆文书。当时围观这堆文书的还有一个熟人，姜主也是我认识的熟人，因为买家正在谈着生意，古玩行规里别人是不能再插手这单买卖的，所以我就站在旁边等。其间了解到文

书一共150多张，是卖家刚从河间、献县、饶阳收来的，没有查看有什么内容，打包要价2000元。因为没多大利润，买的人从中挑了几张，给了310元，其他就放弃了。

轮到我跟讨价还价了。我从这堆乱纸里发现了一张宽10厘米、长25厘米左右的小纸条，折成橡皮大小，上面的铃印有“游击纵队”红印字样，内容里有“抗日”两个字。当时我第一反应是，这是八路军军、抗战题材、文物。强压着内心的激动，几轮讨价还价，由2000元降到“少了1450元不卖”。按正常思维150张文书1450元，应该很值了，因为贪欲作祟也好，激动不已也罢，我给出了1250元，还想再压压价格，可是卖家咬住了价格不松口。谈价未果，心急之下乱了方寸，我把几张没大用的文书做了小纸条的烟幕弹，想直接“捡漏儿”，问这些单卖多少钱。

老板查看了一遍，他也识货，大声叫嚷着，“这是抗日的东西呀！”“这张不能卖给你了。”“我得谢谢你呀邱哥！没你我还不知道里面有这东西。”“这张条子最少要价一万元！”

打草惊蛇了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悻悻离开。后来听说一个收藏的人把那堆东西2800元打包了，其中我拿的几张烟幕弹就卖了500元。再后来听说那张抗日的小文书被说成是假货。这件事反反复复在我心里纠结着。幸运的是，在我讨价还价踌躇时偷拍了两张照片，那件方寸的抗战文物，译文是：“兹有大崔家庄村杨景隆存有长筒枪把一支，交到本团以作抗日之俟，后仰请各军政械管勿向该户再追索此枪。特此发给执照为准。右给杨景隆归执。第一战区津浦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手枪团团部，廿八年十月十七日(1939年11月27日)”。

因为不能释怀，咨询了几位博物馆里的专家朋友们，大家一致认定它属于文物类，至于何级还要进一步考量。这张纸条虽小，但从三个方面向我们提出了问题，一是沧州地区抗日活动的范围；二是津浦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手枪团是不是共产党；三是抗战部队的枪支弹药供给来源。也正是这几个问题体现了它存在的价值，等待后来者去研究去考证。

从它在沧州地摊儿上出现，到被我发现上了手，真是昙花一现的“漏儿”。这就是古玩行的乐趣，它体现了人性的贪婪；体现了知识就是生产力；体现了买卖就是一瞬间的公平；更体现了古玩收藏就是缘分，患得患失买不到好东西，更捡不到“漏儿”。但愿这张小纸条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，去见证中国人民抗战时期缺枪少弹、沧州地区军民同心驱除鞑夷的那段历史。



秋韵 (工笔) 崔金龙作



秋思 (工笔) 李俊才作



秋波 (工笔) 丁荣新作

行走

岱山雨路

张华北

雨滴在栏杆上甲板上点出稀疏匀称的印迹，船行带起的风在深秋时节也是那般柔和。在右舷边看海或是最佳选择，船首划出的浪花跳成了银白，转瞬回成棕褐而后流去。右侧水面涌动出道道暗痕，微弱的阳光将水面间断地抹上一些亮色。船后高涌翻卷的白浪，瞬间向两侧分开渐渐远平伏。

骤然间雨滴消失，天空明亮起来，灰晕的底色里透出一片光亮。黑云清晰地现出带状，在低空飘逸。近岛上山舍时隐时现在苍绿的树木里，远处的岛屿轮廓线舒缓地起起伏伏，自如地抹成朦胧的深蓝。

船匀速前行，远看海水竟如湖水般平静，侧边岛屿渐行渐远，前方岛屿又迎面而来。斜拉桥像银带将左右绿岛连在一起，桥上的斜线如琴弦，风或可以弹奏，与岛边的浪共奏大海的神曲。

岱山岛近了，浑黄的海水变得平和，微波起处海水有了褐色玛瑙温润的质感，波落处呈银亮的宽宽窄窄的条状。港湾蜿蜒，楼群错落，渔船一排排簇拥着，桅顶小旗恰到好处缀出鲜明的红。

鸥群在海空中无规则散漫地飞行，对于它们来说，祖先来得比人类要早，这里是它们世世代代的家园。那400多个岛屿，大的如巨大的鲸，小的如鲨、如龟，阳光明媚的日子，那些鲸鲨便在波光粼粼里浮游。鸥飞得更高，在观音山玉佛宝塔之上，可见岱山城另一番美景。杏黄、绛红、深红、乳白的楼宇既疏朗又密集环小山布满海湾。近看倚山的苍绿，远望群岛的黛蓝。或看千舟竞发，银帆点点，海天缥缈处，船在云上，亦在海中。夕照里，船过处拉起一道逼真的银线，渔船会被镀上一层抹之不去的熟金。

雨丝又拉长飘落在环岛公路上，路旁连片的湿地，芦苇把水边打扮成绿色的围篱，扬花后的灰褐苇穗在风里或轻盈或凝重地摇动，对游人温馨的目光应接不暇。鸟鸣穿过苇茎滤过雨丝变得婉转与多情，分明带着几多水色的滋润。

由石牌坊走进古渔镇，东沙渔家村落的美丽，虽然被诸多现代文明覆

盖，仍然透出千百年风雨雕琢的痕迹。商铺、渔厂、盐坨、货栈，青瓦飞檐，古朴中透着典雅。“天涯一隅渔泊万舸憩秦舸，碧海浩渺鱼千礁衍蓬舫”，渔村古老的历史文明，是那石坊楹联可概括的？博物馆囊括了群岛海洋渔业的古今，面对那一代代渔民为了生存搏击过风浪的渔船，那一个个滤过腥咸的海水捞起过鱼虾的网具，还有那被渔家孩童踏着履蹻捡起的五彩斑斓的海螺、彩贝，你已沉浸在对大海的感恩与崇拜里。曾经的海湾万船列海，樯桅如林。小巷老街，青石路口，横街鱼市。摩肩接踵，围灯星聚，银鳞闪亮。如今，街尾窄巷檐下，悬挂晾晒的鱼儿还保留着新鲜的色泽。几个身着花衣的老人左右相顾轻声交谈，苍白的头发梳理得那么整洁，难以掩饰的是额上、脸上那被海风欺凌留下的折痕。

雨点忽地大了些，敲击着海边弯曲延伸的游路。海岬公园一湾海滩被两侧山峦环抱，树木森森探向海岸，木栈道高出山崖下的礁石隐进树下。白与褐色交织的海浪从远处喧嚣着冲来，如横行扭动的龙蛇，在平伏的印出弧线的黄沙上吻过即刻散成珠玉，或瞬间泼出一幅幅千姿百态水银图，然后知趣地退去。另一波海浪接踵而来，重复着前面海浪的温情。它们怀念着夏日一起亲近的欢愉喧闹的人们，期盼来年那海滩上一柄柄花伞、一个个白皙或黝黑的脸庞。

雨忽地停在了黄嘴头山的炮台上，当年海防部队留下的营房、战壕、碉堡，已成为海防博物馆。炮台上高射炮仰起的炮筒依然警惕地怒视长空，战斗机头向大海雄姿英发随时准备飞向蓝天。在炮台完成光荣的使命后，这里依旧是凭吊海防历史居安思危的故地。当年，为舟山群岛的解放，一个年轻的海防支队长，随百万大军渡江后，带领一支部队在海边集训训练。8月18日的夜晚舰队齐发，冲上大榭岛，枪林弹雨中冲破敌人要塞。一发炮弹掀起的沙土把他掩埋，负伤的他被战友救起送进了野战医院。30年过去，他成了我的岳父。由此我与舟山群岛有了不解的情感之缘。

雨忽停忽落，还没有完全消停的